

散文

活得本色一些

苏连硕

现在“回归”一词用得越来越多,回归故里,回归自然,回归童心,回归简约……我这也愿“参与”其中,强调回归本色。

本色是属于自己的原来的本来的,未经过雕琢甚至未经污染的原形、原色、原汁原味、原版、底版、真版。

打个比方,人好比树木,人类好比森林。每棵树都长成人,才能形成浩浩巍巍的森林。犹如每朵花绽放得属于自己特色的艳丽姿色与馥郁芬芳,犹如每只鸟都敞开心扉,鸣唱出自己的声音,才能有多姿多彩、争奇斗妍的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鸟争鸣”的景观。

或曰:身不由己。特别是过来人,经历过这样那样躲不开藏不下的政治运动,甚至受到冲击,把本来的一些棱角也打磨得如浑圆的鹅卵石了,失去了自己本来的好些特色。应该说,怪可怪可怪可怪可怪。即使不搞运动了,不用担惊受怕了,心有余悸也会战栗一大阵子的。一般情况下,人之生存,不能悉由自己决定,往往一半听天由命,一半自己掌握。

康、明白、爽朗地活着,才有可能益寿延年。

树木花草有树木花草的本色,蓝天绿水有蓝天绿水的本色,雁燕鹊雀有雁燕鹊雀的本色。各有各的不同,各有各的本色。尽管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有其共性,但仍在“类”、“群”中,显示着自己的个性、本色。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要本色也易也难,需要底气充盈。



多情(国画) 姜胜洪

绿城杂俎

孔子为什么反对施舍

宋宗桃

公元前484年年末,孔子周游列国找不到出路,又回到了鲁国。鲁国当政的是季康子。季康子是个大坏蛋。次年五月,季康子要庶民修水沟,而孔子的学生子路是郕邑的地方长官。很可能是子路可怜修水沟的庶民劳动强度太大而吃不饱饭,使用自己的粮食煮了一些粥饭,邀请修沟的庶民们到五父之衢(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)用餐。(见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》上第三十四)。

但是,孔子对子路的做法却很生气,一定要让子路把粥倒掉,把锅砸烂。孔子说出来的理由是,那是鲁国国君的庶民,哪里用得着你来为他们送饭!子路自然不高兴。他挽起袖子,闯进孔子的屋里,问道:“夫子难道不愿意子路做仁义的事情吗?弟子跟先生所学的东西,归根结底,不就是‘仁义’二字吗?仁义者,无非就是与天下人共其所有而同享其利。

我拿自己的粮食让百姓食用,到底有什么不对呢?”孔子也瞪起了眼睛,起急地骂道:“仲由(其名仲由,子路是其字)你小子撒泼呀!”然后又按捺住性子教训起子路来。中心意思无非是,“过其所爱曰侵。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,是子侵也”,就是说,子路做了超越他的身份的事,不该擅越职权去“爱”鲁国国君的庶民!孔子话还没有说完,季康子的使者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。训斥说,你们不知道是季康子让老百姓来干活的吗?责备孔子纵容学生给庶民弄饭吃是居心不良,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!是要同季康子争夺民心!孔子只好被迫离开鲁国到国外躲避。

子路本来是做好事,却出力不落好,给老师惹下了大祸。看来就是办好事也得分个时候,不能脑子一热就率意而为。

孔子经常批评子路“野”,“野”,意思是头脑简单,优直鲁莽。在这里,我虽然敬重子路不考虑个人得失和个人安危,正道而行的勇气,也不得不佩服孔子看问题的尖锐,非常世故老到。



都市之光摄影

刘予平

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五年了。十多年来,母亲慈祥的面容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,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之情也在与日俱增。

母亲生于战乱,受尽磨难,一生坎坷,3岁丧母,与外祖父相依为命,饱受人间饥寒。几年后,外祖父也不幸沉痾染身,撒下他年仅8岁的女儿,撒手尘寰,苦命的母亲从此开始了雪上加霜、孤苦无依的生活……

母亲生前常常充满感情地对我们说:没有共产党、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们穷苦百姓的今天。几十年来,母亲正是怀着这种朴素、真挚的情感,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对党、对人民军队的无限信任和热爱。记得在我孩提时代,部队兴起大比武热潮。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季,拉练的部队常常在村口经过。每天一大早,母亲都要熬好两大桶绿豆汤,早早地挑到村口,等过路的大军过来,把一碗碗绿豆汤递送到战士们的手中……后来哥哥到了入伍的年龄,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我送到了部队。1978年冬,母亲又把已经成年的我送到了海防前线。

1982年5月,离家整整4年的我回家探亲。在村口,我看到母亲佝偻着身子,肩上背着偌大的麦捆儿,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乡间小路上。仅仅4年,母亲那满头的青丝已化为缕缕白发。我望着含辛茹苦的母亲,泪水泪流。后来听乡亲们说,为了尽快地收割庄稼,母亲已连续几昼夜没有合过眼。面对年迈的母亲,我唯有深深地自责。父亲1973年因病去世时,我年龄尚小,而哥哥正在千里之外的军营服役。母亲强忍悲痛,用坚强的臂膀挑起全家的重担,备受艰辛。而当她老人家需要儿女们尽心侍奉时,我却远离了她的身边。我无法想象,为了种好家里的责任

随笔

无法报答的爱

郭法章

田,母亲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困苦和艰难!我宽慰母亲:“再有一年多,等我服役期满后,我一定回来好好侍奉您老人家。”谁知我一去就是十几年!在部队服役期间,我也曾先后几次回家乡探望过母亲,但每次回家却总是行色匆匆,忙着会战友、见同学,竟全然忽视了母亲那期盼的目光。在为数不多的探亲时日里,甚至未能顾得上与母亲进行一次倾心交谈……

1990年冬天,姐姐罹患癌症,英年早逝。我担心年过七旬的母亲经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和打击,想在家多住些时日,好好陪一陪母亲。母亲反倒劝我说:“我没事,你就放心地回部队去吧!”可哪里知道,母亲那强装的笑容后面隐藏着多少人世间的巨大痛苦!而我在部队服役的十几年里,唯一能够宽慰母亲的是:曾先后三次荣立三等功,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。但我深深地知道,这一枚枚金光灿灿的军功章上,曾凝聚着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,母亲曾为此付出过多么巨大的牺牲!

1995年春夏之交,我奉命参加三军联合军事演习,而母亲也在这年5月查出患有多种严重疾病。为了不影我在部队的工作,明理的母亲忍着病痛,的折磨和对远方儿子的牵挂,一再嘱咐家人向我隐瞒病情。孰料军演的炮声刚息,却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!我怀着无尽的悲伤匆匆赶回老家,长跪在母亲的灵前,痛哭失声。我多愿我的哭声能够唤回母亲的生命,我多愿母亲

制自己满心的思念与悲伤,含泪写下了一首歌,一首献给母亲的歌。但愿远在天堂的母亲能够听到孩儿啼血般的声音呼唤: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娘,醒来却是泪千行。娘啊娘,母子关山阻隔难相见,您和早走的父亲可安祥? / 我常常忆起童年的时光,母子俩相依为命度饥荒。娘啊娘,您把白面馍塞到儿手上,却用野菜充饥肠。 / 我常常想起参军时的模样,那时的我正热血气方刚。娘啊娘,谁知我一去十八载,却把家庭的重担留在您肩上。 / 我常常眷念第二个故乡,那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娘啊娘,您是否曾到过美丽的海疆,声声嘱托里却充满对孩儿的期望。 / 如今我已回故乡,却再也看不到您慈祥的面庞。娘啊娘,孩儿纵有孝心献与谁?只留下绵绵思念梦断肠……

我该怎么去报答您呀,亲爱的母亲!我多么希望世间真能有人生的轮回!我多么希望来生真的能做您的儿子!如果真有那么一天,我将信守我曾经向您做出过的承诺:终生侍奉在您的跟前,让所有的苦难、不幸和悲伤从您的身边永远走开!

就在昨天晚上,我又一次在梦中见到了亲爱的母亲。梦中醒来,我无法抑

新书架

《一生要素》

华丹

人与生存环境,与浩瀚的宇宙之间,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神秘的力量。慎重选择食物,将会帮助我们身体健康、心灵纯净。

素食能为我们塑造一个纯净的身体及精神系统,使我们获得深沉的觉醒与喜悦,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。所以

无论贵贱贫富朝野,看其做人是否坦荡磊落。孔子弟子颜回一簞食一瓢饮虽在陋巷亦不改其衷其色,同样心安理得,安恬幸福。无害人之心,无苟且之想,无不轨之念,嗚嗚凡俗,浩然之气必从丹田升起,无往不宜也。

一个社会愈正常愈健康愈进步,则愈公平愈民主愈允许个性与本色的弘扬。

素食是符合宇宙生息自然法则的生存方式,若想要与宇宙伟大的力量相融合,了解生命的意义与方向,素食是我们最好的饮食境界。吃素能让气场畅通,吃素能让磁场祥和,吃素使身心避免受到浑浊之气的干扰,而趋向稳定、纯净、宁静。编者著洪心瑜,健康爽朗,是一个充满阳光般笑颜的台湾女子,热爱大自然,也懂得接近大自然,最大的愿望是到台东去种菜养羊,可以一整天看山看海,尝试在拥挤繁忙的都市中追求自然纯真的生活方式。

慈云感悟

释延超

智者君似我,愚者我非君。

春现杨柳绿,秋荫暗香闻。举手捧明月,抵足卧白云。人与青山在,天花落纷纷。

深山山寺径,渺渺在云滨。涧洞溪流,蜿蜒无人。轻轻风拂面,隐隐自然身。常常皆如此,念念四季春。

村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,它出于人类需要应运而生,又随着社会发展和变化,历经沧桑。每一个村名都有它的含义由来及演变,都隐藏着一段很有趣的故事,都是一张对历史记忆的名片。

杏树湾,位于市区西环路西侧,是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管辖的一个城中村。据村中老人口碑相传,在清康熙年间,郑

桐树王,位于西四环与中原西路交口西南隅,是须水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。据该村

俗名趣谈

杏树湾与桐树王

朱永忠

湾村有一对贫困夫妇来到这里垦荒,他们选择了朝阳避风的贾鲁河湾处,筑墙筑舍定居下来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尔后又在此垦荒定居下来,定村名为“寇庄”,是凑合在一起之意。村南有一棵大桐树,树老朽中空,树洞能容四人围坐打牌,仍活动自如。后又因王姓家族人丁兴旺,人口占该村75%以上,成为方圆数里名门大户,人们去寇庄办事总说去大桐树王家,年长日久,桐树王成了该村的村名,把原村名给遗忘啦。该村现仍居住着王、陈、石三姓,王姓居多,陈姓次之。

现存石碑记载:明永乐十年(1412年)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陈、王、石三姓各一家,在此垦荒定居下来,定村名为“寇庄”,是凑合在一起之意。村南有一棵大桐树,树老朽中空,树洞能容四人围坐打牌,仍活动自如。后又因王姓家族人丁兴旺,人口占该村75%以上,成为方圆数里名门大户,人们去寇庄办事总说去大桐树王家,年长日久,桐树王成了该村的村名,把原村名给遗忘啦。该村现仍居住着王、陈、石三姓,王姓居多,陈姓次之。

我妈又接着洗菜了,低着头,说话的声音几乎要盖不住水声了:“你怎么不早跟我说?”

“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打听,想看看这回补差的房子在哪儿了,要是太远或者太旧,我想就算了,免得佳倩他们受累,住得还不舒服。”我爸一边说,还一边拍了拍我的肩,俨然是名一等的慈父。

“不过好像,我能要到西四环那儿的房子,九八年的,还不算太旧。佳倩,你觉得呢?”慈父向我问话了。

我的心跳越来越有力,血液的温度也越来越沸腾,就差一个跳脚,喊出“哦耶”来。西四环,这一圈的期房价已经接近两万一平了。九八年的,这也够新了,距今才十一年,好好粉刷一番,足以当个新房住了。锦锦,我亲爱的锦锦,你就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了。

“啊?这样啊,这太突然了,先听听妈的意思吧。”我压抑着内心的澎湃,把矛头指向了我妈。我还抽空瞥了一眼离我几步远,正坐在沙发上待命的刘易阳。他也正瞟着我,那对眯缝着的小眼儿仿佛在说:突然?董佳倩,你不是早料到了吗?你跟我亲生爸妈还玩儿虚伪的这一套,可真有你的。

“我没什么意思,房子是你爸那儿的,自然由他说了算。”我妈洗完了菜,接着切菜,铛,铛,铛,听得我是心惊肉跳。

“你也不早跟我说一声,华子和老郑都知道咱要搬跃层了,这又不搬了,你叫我妈脸往哪儿搁?”这话是我妈对我爸说的,可是却叫我和刘易阳听得坐立不安。华子和老郑是我妈几十年的老姐妹儿了,感情深厚归属感深厚,可彼此间较劲也较了几十年了。年轻时比谁的日子好,工资高,比谁嫁的男人好,过的日子舒坦,这些我妈都赢了。不再年轻时,又比谁的女子女出息,谁的身体富态,这些,我妈也没输。我妈赢了一辈子,就变得越来越不得了。其实,住不上跃层哪里算得上输?我敢说,那二位阿姨的房子加在一块儿,也不见得有什么爸妈如今的这套房。

“你这嘴还真快。这有什么爸妈不脸的,你呀,心太重。”我爸笑呵呵给我妈下了个定论,就端着茶杯去找刘易阳聊天了。虽说,他们二人从来也没什么好聊的,不过我爸

为人的礼貌周全,他是不会让刘易阳一个人枯坐的。

结果,我妈这次也不甘心自己在厨房里枯坐了。她越过了站在门口的我,跟在我爸身后:“我怎么心重了?噢,你以为我是爱炫耀的人啊?我这不是替你高兴,给你长脸吗?你以为我不乐意闺女住的好点儿宽敞点儿啊?对自己闺女,我还能小气?我不过就是怕他们伸手伸腿了,以后就不知道自己努力了。”

我妈说到这里最后一句时,偏巧不巧正好跟着我爸走到了刘易阳跟前。

“妈,您说的对,所以我跟佳倩,不会要爸那套房子的。”刘易阳站直身,好似顶天立地地,又笑呵呵地给我妈下了如此保证。

这刘易阳,真是反了他了,自作主张,轻举妄动,他难道就不懂忍一时风平浪静,不懂识时务者为俊杰?我也顾不得矜持了,上前一把挽住我妈的胳膊:“妈,是啊,我们的房子啊?我们得给钱啊。”这钱,自然是要给的,只不过,应该是可以价钱算低点儿,首付算少点儿,利息再免点儿吧。

“哼,我看易阳他不是你这个意思吧?他好像有骨气得很呢。”如果说,跃层的得而复失在我妈的心头燃了一把熊熊

烈火,那刘易阳的骨气则有如一桶汽油,哗地一泼,就让场面越来越不可收拾了。

“什么啊妈?”我一个箭步迈到我妈和刘易阳的中间,企图充当个绝缘体:“自家人谈什么骨气啊?易阳他真是我那个意思,我们俩商量好了,分期付款,首付先付个八万块,以后每个月给多少,咱们再具体算算。”

“佳倩,这事儿你们俩早跟我爸商量好了?合着就瞒我一个人?”

我傻眼了,我本来以为自己是来灭火的,可结果,我泼上来的也照样是一桶油。

“没有没有,您可别冤枉我爸。这,这是我自拟的。”事到如今,我只好能救一个是一个,先把我那无辜且慈爱的父亲救出去再说。我爸也貌似傻眼了,他也许没想到他的女儿是如此聪明且富有联想力,早就猜透了他的计划。

“佳倩,你这哪叫‘猜’啊?你这不是打爸妈的主意呢吗?你跟我实话实说,这真是你想出来的,不是别人?”

连载

那时我已对香港的诸般门道了如指掌,想想刚好暑假没有什么功课,就决定自己去外面找一份暑期工做做。转了几个街区,我就在一家“烧辣档”里,找到了我的第一份非正式工作——做小学徒,打下手,端盘子、洗碗、擦桌子之类的

活儿,还真有点技术含量,根本就不在话下。第一天下来,我的手就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而发白脱皮。

我第一天的工资,一共是13块钱,下班时已将近5点钟,我从“烧辣档”飞奔出去,赶在泳衣店关门之前,先花5块钱给自己买了一条黑色的游泳裤,那条泳裤我想拥有很久了,但是看到父母一直没有展开过的眉头,我实在不忍心开口。剩下的8块钱工资,我交给了母亲。

母亲看到我突然拿钱回家孝敬她,愣了一愣,第一句话就是:“哪里来的?”我知道她是怕我在外面干坏事,故意自嘲咧地说:“放心吧,我自己做事赚的。以后我会赚更多的钱孝敬您。”

母亲这次愣了很久,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,一下把我发白脱皮的双手捉了过去。我躲闪不及,只好笑了笑说:“没事。”母亲摇了摇头,站起来转身走了。

她走出好远,我才模模糊糊听见她的最后一句话,似乎还带着哭腔:“你们小孩子,不要跑出去做这些啦。”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,也睡得很香,虽然胳膊腿都酸疼得难受。

第二天我依然起了个大早,腰腿还没有歇过来,手上脱皮的地方也痒痒的。早饭母亲吃得很少,几乎是一直在看着我吃,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以前都是我洗碗的,这次母亲抢在了前面,临走还冲父亲丢了个眼色。我起身要走,被父亲叫住了:“阿伟,陪爸爸坐一会儿。”

我明白发生什么事了,可也只好坐下来。果然,父亲狠抽了几口烟,说:“阿伟,最近家里用度是有些紧,爸妈也知道你的心意。你打小就懂事、知道心疼人,可是你这样,不是让你妈伤心你妈吗?”

我可不想让妈暑期工的好事泡汤:“爸爸,您早就说过,我不是小孩子了。我只是想体验一下生活,锻炼锻炼自己。”

那个暑假我总共赚了300块钱,在别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,但我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,而且都是

靠我自己的双手赚来的。也是个暑假,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赚钱的不易。但是能够帮父母做一点事情,我还是觉得很高兴。

1973年6月份的时候,母亲身上一直潜伏的结核病突然变得凶猛起来。这种病,如果在现在,治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,但是在那个时候即使砸了再多的钱进去,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治愈。

就在那一年的9月,我对父亲说:“我要退学,我要去工作。”

我的退学,对当时的家庭来说,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可以省下一大笔学费,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出去做工赚钱,给家里一点补贴。

我刚提出要退学的时候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。父亲坐在床边安慰母亲,对我的意见未置一词,但我明白他如果有别的办法,肯定是我一个反对的,说不定还会揍我是:“放心吧,我自己做事赚的。以后我会赚更多的钱孝敬您。”

母亲这次愣了很久,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,一下把我发白脱皮的双手捉了过去。我躲闪不及,只好笑了笑说:“没事。”母亲摇了摇头,站起来转身走了。

她走出好远,我才模模糊糊听见她的最后一句话,似乎还带着哭腔:“你们小孩子,不要跑出去做这些啦。”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,也睡得很香,虽然胳膊腿都酸疼得难受。

第二天我依然起了个大早,腰腿还没有歇过来,手上脱皮的地方也痒痒的。早饭母亲吃得很少,几乎是一直在看着我吃,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以前都是我洗碗的,这次母亲抢在了前面,临走还冲父亲丢了个眼色。我起身要走,被父亲叫住了:“阿伟,陪爸爸坐一会儿。”

我明白发生什么事了,可也只好坐下来。果然,父亲狠抽了几口烟,说:“阿伟,最近家里用度是有些紧,爸妈也知道你的心意。你打小就懂事、知道心疼人,可是你这样,不是让你妈伤心你妈吗?”

我可不想让妈暑期工的好事泡汤:“爸爸,您早就说过,我不是小孩子了。我只是想体验一下生活,锻炼锻炼自己。”

那个暑假我总共赚了300块钱,在别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,但我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,而且都是